

□孙贵颂

“缘分”可遇不可求

不管你信不信,不管你遇没遇到,生活中,确实存在着一种叫作“缘分”的东西。

1939年11月,日寇在广西钦州湾登陆,内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匆忙疏散。“学生、教师扶老携幼,仓皇向贵州逃命。”那时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,携带着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,也夹杂在逃难人流之中。他们靠着搭车、徒步、坐滑竿,好不容易从宜山到了河池。所住旅馆的老板是位读书人,对丰子恺一家老少热情接待。丰子恺四处打听去贵阳的汽车,一连数日毫无所获,“南国的冬日,骄阳艳艳,青天漫漫;而予怀渺渺,后事茫茫……传闻河池日内将有空袭。这晴朗的日子,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。一有警报,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?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,那更不堪设想了!”于是,整日里提心吊胆。

这时,旅店老板告诉丰子恺,说他在乡下农村还有一处住宅,必要时可给他全家前去避难。丰子恺感激之余不知何为报,老板道:“老父今年七十,蜇居山

中。做儿子的糊口四方,不能奉觞上寿,欲乞名家写联一副,托人带去,聊表寸草之心,可使蓬荜生辉!”丰子恺自然满口答应。第二天,老板拿来一张大红闪金纸,丰子恺饱蘸墨汁,一挥而就。谁料那闪金纸不吸水,墨迹久久不干,茶房等人于是把这副大红对联抬出屋门,在阳光下曝晒。正在此时,本地加油站一赵姓站长路过,他见门口晒着红对联,一眼认出是丰子恺的字体,便登门拜访。丰子恺向这位赵君诉说苦衷。赵站长于是安排他们一家搭乘一辆汽油的汽车前往贵阳。丰子恺不胜感激,赠送一幅水墨画作为报答。

后来,丰子恺谈到这件事时说道:“极细微的一个‘缘’,例如晒对联,可以左右你的命运,操纵你的生死。而这些‘缘’都是天造地设,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。”他还引用寒山“碌碌群汉子,万事由天公”的诗,来说明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如果把旅店老板与赵姓站长比作丰子恺的贵人的话,那么贵人是如期而遇或者偶然相遇的邂逅,而不能指望守株待兔。

麦家被称为中国小说界的“谍战之父”。他的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,已累计被译成33个语种,在40多个国家出版,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发行,其中《解密》是全世界的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作品。然而麦家的小说能够走向世界,却是英国翻译家米欧敏的一次候机起了关键作用。那一次,因为飞机晚点,米欧敏在机场内的书店闲逛,在一堆书里,偏偏拿起了麦家的中文版《暗算》。之所以要选《暗算》,是此书获得了茅盾文学奖,而更重要的原因,是里面讲述的是一个破译家命运的故事。米欧敏的爷爷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过破译家,当时还健在。她购下这本书,想看完之后,回去跟爷爷作谈资。《暗算》看完了,飞机还在天上。米欧敏又回去买了麦家的另一本书《解密》。她本来是研究中国先秦文化的,之前对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所知,从来没有想到会去翻译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书。正是这一次偶然事件,让米欧敏认识了麦家,让《解密》被译成了英文出版。而英国著名杂志《经济学家》刊发文章,称《解密》是“一部伟大的中文小

说”。文中把麦家抬得很高,高到连作家本人都感到惶恐,受宠若惊。麦家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打进了欧洲市场。

对此,麦家表现得异常清醒。他说:“我是误打误撞吃到了一块大蛋糕。”《解密》诚然是一部好小说,但类似的好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,少说可以列出一串。他的“走出去”,几个重要环节都有一定的运气因素。“整个过程中,我个人其实没什么选择权,很多事情不是自然而然的,而是偶然推动的,所以无法总结,也难以复制。”(麦家2019年10月21日在巴黎中法文明对话会上的发言)

宋代《寒窑赋》中说:“人道我贵,非我之能也,此乃时也、运也、命也。”人在有些时候,或者平步青云,或者逢凶化吉,又或者天上掉馅饼砸到了头上,皆非本人所驾驭,而是外力和契机,是命运的控制与安排。个人能做的、要做的,是抓住那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,别让它跑了。

当然了,你首先得是一块璞玉,是一块金子,而不是一块干沟石、不是一块疏化铜。

彼此成就

彼此成就,是互相理解,互相信任,互相肯定,互相欣赏,互相激励,互相牵引。彼此成就,足以教人扬长避短,更加果敢坚定地前行。彼此成就,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快事。

“云映日而成霞,泉挂崖而成瀑。”彼此成就,贵在团结协作。曾国藩说:“谋大事者,首重格局。”人与人之间,差距并不在于天资的强弱,而在于格局的高低。格局高的人,能相互扶持、彼此成就,终得共赢;境界低的人,却诋毁妒恨、相互为难,深陷泥泞。“成人己,成己达人”,人人与人之间,有彼此成就在先,方有快乐幸福随后。

《易经》有云:“利者,义之和也。”世界上所有的功成名就,都不是在互相争斗中诞生的,这其中一定有“对手”间的互相扶持。

我们熟知的“螃蟹效应”,很能说明问题。如果把一只螃蟹放进竹篓里,它很快就能爬出来。但在篓子里放进两只以上的螃蟹,就可能一只也出不来。因为下面的螃蟹,会拼命拉扯上面的螃蟹,如此循环往复,最后谁也爬不出竹篓。生活中,有太多的人为心魔所累,硬生生生活成了竹篓中的螃蟹。所以说,有品质的生活,需要多一点心与心的叠加,少一点咸与淡的拉扯。

有人说,人性最大的愚蠢是相互为难。不是吗?彼此撕扯的螃蟹,最终成了盘中的餐点;互相拆台的人,步步生坎,一生一世寸步难行。

人与人之间,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,就看围锅而食时,能否为彼此的生活准备一双长筷。若能从彼此的生活准备一双长筷,注定是可以赢得快乐幸福的人生的。

彼此成就的人生,不会为生活负累,而是像草木活出花的气象一样,活出清新淡雅无忧无虑,活出琴瑟和鸣鸟语花香。生命总有遗憾,但有一颗彼此成就的心,所有的遗憾有一天终将演变为生活中的美和好。

事业需要彼此成就,生活需要彼此成就,婚姻亦是如此。婚姻中,男人需要的是被尊重和欣赏,女人需要的是适时赞美、充分肯定。杨澜说:“好的婚姻不仅仅是你们之间的爱情,更是忠诚、默契、共同成长,以及刻骨铭心的恩情。”电影《侧耳倾听》里也有这么一句话:“爱情应该是扶持,双方共同达成的目标,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思想、肤浅的物质、醉生梦死。”由此看来,夫妻之间互相成就、共同进步,才有笃实的现在和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有一对夫妻,女人强势,做事干练,风风火火;男人性格温和,不急不躁。两人性格虽然如此相左,但他们懂得彼此成就。如,工作中的苦乐会彼此分担、彼此分享,家庭大事男人做主,小事女人操办,甚是融洽。当旁人问起他们的相处之道时,女人说:“彼此欣赏对方不一样的地方,尤其是性格。不同的性格,会让彼方多一层新的感受。”

“世界的模样,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。”彼此成就,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爱情基础上的婚姻,还有婚姻长廊中可以期望的未来。

雨果说过,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,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。心灵宽广,方能彼此成就。人与人之间互相欣赏、彼此成就,造就的,又怎能不是和谐美满的人生?

□陈鲁民

侥幸成名史上多

清人袁枚《遣怀》诗曰:“聪明得福人间少,侥幸成名史上多。”意即有聪明才智的英才能够得志享福的少之又少,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却浪得虚名的人比比皆是。看似他在说别人,其实是在说自己。他一直自恃才高文好,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名气,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。

袁枚还算比较口下留德,并没指名道姓说谁是侥幸成名,晋人阮籍就没那么客气了,他也是个眼高于顶说话刻薄的人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记:他“尝登广武,观楚汉战处,叹曰:‘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。’”意指楚汉相争时没有惊天动地、雄才大略的英雄,才让刘邦这小子占了便宜,得了天下,侥幸成名。

杜牧是大英雄“杜武库”杜预的十六世孙,虽不复祖上的文武全才,但先人遗传的豪气还在,即便是周瑜那样“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”的公认的大英雄,杜牧也

敢说是侥幸成名。杜牧的《赤壁》说:“折戟沉沙铁未销,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意思是说,周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,不过就是运气好,上天眷顾,如果不是恰好来了一场帮忙的东风,恐怕最后失败的就是他了,连老婆都会成为曹操的战利品。

王国维论人论词,一向严苛,在《人间词话》里说:北宋词人以贺铸为最次,还有李攀龙、王士禛,缺少真情实感,词也很一般,却得享盛名多年。而南宋末年的诸位词人,词写得很臭,却一直受人推重。现在才知道满世界上侥幸成名的人,并不只是晋人曹蜍、李志之辈。当然,这只是王国维的一家之见,并非公论。

古今名人,有实至名归的,也有侥幸成名的;有名副其实的,也有欺世盗名的。只要能被公众长期认可并流传开来,那就说明他确有实力和含金量,并非浪得

虚名。譬如王国维看不上贺铸,那词还真有两下子,兼有豪放、婉约二派之长,长于锤炼语言并善融化前人成句,非一般人可及。还有被阮籍小瞧的刘邦,斩白蛇起义,招兵买马,与项羽争天下,东征西讨,百战沙场,最后成为西汉开国皇帝,肯定是个有本事的人,叫英雄也并不过分。相反,我们这些人虽然也很努力,很想出名,忙活大半辈子却连侥幸成名的机会都没有,这就说明侥幸成名也是有门槛、有条件的,不是任谁都能进来鼓捣几下子的。

退一步说,如果自己确实是侥幸成名——不论是靠运气还是靠机遇,靠贵人提携还是靠歪打正着,那就要赶紧充实自己,多学本事,多建功业,以对得起自己侥幸得来的名声。久而久之,或许能成为实打实的名人。

至于那些靠虚张声势、攀附钻营、炒作公关、弄虚作假而暴得大名的欺世盗名

者,不学无术,乏善可陈,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证明自己,身败名裂也是早晚的事,正所谓“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”。

当然,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名人,成就很大,学问很高,才华横溢,名扬四海,却自谦是侥幸成名。那就说明他头脑清醒,低调内敛,不无自知之明,反倒更令人尊敬,当得起一句“惟大英雄能本色,是真名士自风流”。

□朱辉

生于忧患

有一部电视纪录片,讲述了藏区某地生态环境的变迁。前些年由于人类过度捕猎,藏狐一度在此地销声匿迹。没有了天敌的鼠兔便迅速繁殖,很快泛滥成灾。

面对失控的草场,当地从别处引进了藏狐。藏狐的到来,很快抑制了鼠兔家族的无序扩张。这一地区存在一些大型食肉动物,如豹子、狼、熊,还有空中的秃鹫。所以不必担心藏狐会过度繁殖,它们有自己的天敌。

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鼠兔,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。没有藏狐的日子里,那些体型庞大的猛兽,并不能对善于打洞的鼠兔构成威胁,鼠

兔可以无所顾忌地生儿育女,成活率还很高,一大家子其乐融融。

然而快意的日子注定无法持久。当鼠兔数量完全失控,即便人类不去限制它们过度发展,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场,终有一日也将不堪重负,遭到毁灭性破坏。只有拥有了一套完整的食物链体系,链上的动物互相制约,才能始终将各自种群数量控制得刚刚好,如此方能长久共存下去。

有人疑惑,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一些动物,诸如老鹰,它们没有天敌,为何数量从未失控? 这是因为大自然似乎经过了精密设计,顶层食肉动物往往繁殖能力较弱,老鹰的繁殖能力就远不如鼠兔,它们一次只下1到3

枚蛋,能存活一只幼鸟就已经很好了。食草动物的食物遍地都是,唾手可得,食肉动物捕食猎物难度大得多,它们看似强势,其实每天都面临可能饿肚子的风险。

辽阔的草原上,动物们每天一睁眼就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。这一天有可能被天敌吃掉,也有可能因为捕不到猎物挨饿。每只动物也许都盼望有一天可以躺平,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然而大自然就是这么无情,生于忧患是一种宿命。一旦无忧无虑,就像一度没有天敌的鼠兔,灭顶之灾便即将来临。

生于忧患从来不是一种高境界,而是所有生命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□姚振发

冯骥才的两次回信

今年春节,烟花爆竹在许多城市此起彼伏,时时闪烁在灿烂天空,给这个被疫情折磨了3年之久的国度增添了喜庆的气氛。人们议论纷纷,许多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。这让我想起了冯骥才的旧作《禁炮不无限炮》。

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,上世纪90年代随着“禁炮令”在一些城市的实施,曾经引发一场有关禁炮的大讨论。冯骥才文章的中心思想,反对一禁了之,倡导在最大限度减少鞭炮有害因素的同时,保留住这千年传统文化和最具特色的民族年俗。他感叹:“倘若中国人过年感受不到年意和年味,那将是最大的失落!”“年文化真正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宝贵财富。但这财富是否在被我们自命为‘现代文明人’一点点地葬送掉?”当然,他也不是一味地主张无序放开,而是要加强管理,对于放鞭炮做一些明文规定,最大限度减少有害因素。文章对传统春节年俗的赞美,对古老民族文化的热爱,溢于言表。

笔者非常赞同文章的观点,心有戚戚矣! 1998年,写了一篇名为《红雨》的小稿发表在《钱江晚报》上,也是谈放鞭炮的。那是前一个虎年的除夕之夜,持续了三年的禁令,暂时叫停,有限开放,人们兴高采烈地大放鞭炮,摩天烟花响彻长空。当年初一早上我起来时,满眼都是爆竹崩裂的纸屑,烟花散发的碎片撒满在五针松的枝叶间,飘浮在绿郁郁的小葱盆底,降落在绯红色的南天竺枝头……像一顶顶红色桂冠戴在春姑娘头上,一夜造成了一场纷纷扬扬“红雨”,其

惊喜和开心,让我情不自禁地像是回到了童年,仿佛不是长了一岁,而是年轻了10岁、20岁。

兴奋之余,我把刊载《红雨》的这张报纸,冒昧地寄给了冯骥才。其实我根本不求回复,只是想表达一下心情而已。不久,却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:“我从京归来,见来信大作,知我者振发也,知振发者我也。”热情洋溢,真心毕露,让我受宠若惊。他在信中还告诉我,大概还会再写一篇文章给《文汇报》。此前,还要等《文汇报》发两篇反对他的观点的文章,有了反方,才好再往深里说。此次在京开两会,鞭炮也成了议题之一。信中娓娓而谈,像是和我谈家常那么随意,亲切信任。这就是我把他的回信当作珍贵文物保留至今的缘故,一晃,已过去24年矣!

其实,我和冯骥才仅是一面之缘,并无深交。1992年,我参加了一次在宁波举行的《冯骥才散乡画展》,写过一些报道。此后也联系不多,但这根纽带却一直延续下去,才有了后来的故事。那次画展,有不少有趣的插曲,其中之一是,在他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,这个1米92的大个一坐下去竟然摔了一跤,他却若无其事地说:“我坐在地上时,发现家乡记者的嘴都是圆的。”第二天家乡记者在报道时,竟然调侃成了“热吻故土”。他虽然出生在天津,宁波却是他爷爷、父亲生活过的地方,5岁时才由他爷爷带着一家由甬入津。在画展上,他说:“回故乡办画展,原先是想偿还故乡的感情,而回到故乡时,故乡所给予我的热情,却使对故乡欠了更多的

情。”“刚才主人介绍我的许多头衔都是无用的,我只是一个宁波人的儿子和孙子。”当我们作为家乡报纸的记者,请他为读者写下赠言时,他一挥而就“有福最是浙江人”。

在文坛和天津,都称冯骥才为大冯。这个“大”,既亲切又随意,名副其实,一点也不夸张。他不仅个儿大,他的创作量也巨大。他是多面手,小说、散文、书画和寻根民间文化等许多领域,无不涉及,硕果累累,被誉为“鬼才”、作家中的全才”。然而他的架子却不小,而且格外平易近人、谦逊随和。我从事编辑工作多年,为了约稿,不知给多少名家贤达写过信、打过电话,但像大冯这样亲切热情的,却是很少遇到。记得有一次我给他写信约稿,心中也想是广种薄收,名家的稿子历来一信难求,并不抱太大希望。想不到,大冯却认认真真给我写了回信:“最近我因身体不适,住院检查身体,医生嘱我暂勿过度劳累。待我休养一阵子,我会主动写文章,并把这件事牢记在心。”他的这种回应,让我温暖好久,牢记在心。我想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信任,也是对报纸媒体的尊重。今闻大冯已届80大寿,他的一生创作硕果累累,为文学宝库奉献了无尽的灿烂珠玉,付出的心血不可估量,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一本小说书就像一个个潮头,一页页书就像一片片浪花,书上的字便是一颗颗晶莹的水珠。”(《我是冯骥才》团结出版社)在此遥祝他老而弥坚,芳华不减;健笔凌云,再创新高!

□葛鑫

不衣锦也要还乡

“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,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,微微笑,小时候的梦我知道,不要哭,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,乡间的歌谣,永远的依靠,回家吧,回到最初的美好……”老歌《稻香》一遍遍地唱着。

邻居老夫妻今年八十多岁了,有一天突然来找我,让我帮他们拍个视频,发给在外地的儿子。儿子已经有5年没回家过年了。两老认真用纸板做了个牌子,上面写着:儿子,爸妈想你了。他们一边举着牌子,一边唱着《常回家看看》。看着他们满头白发、颤颤巍巍的样子,我心里一阵心酸。

我还看到过一个例子,某地一位外出创业者,在外地十多年了,至今都没有回家过过年,他发誓说“不混出样子绝不回家”。这样的例子虽然少,却能说明一个问题:对于很多外地就业的人来说,特别希望自己“衣锦还乡”。

衣锦还乡,是一个源于历史故事的成

语,源出西汉司马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,指富贵以后穿着锦绣衣服回到故乡,含有回乡炫耀的意思。衣锦还乡固然好,不衣锦就不该还乡吗?这就需要游子正确对待金钱,有正确的金钱观和人生观,别被不良的金钱观和人生观所左右,而苦了自己、父母及其他亲人。特别是在快过年的时候,父母都盼着游子早点回家过年。回家过年,人人眷念这一天。

回家过年,多么温暖的词汇,可是却总有些能回家过年的人选择不回家,还有些自称为“恐归族”,在外打工赚不到钱,不能做到衣锦还乡,就不回家,更不回家过年。但父母想让孩子知道的是,过年时最好还是想方设法回家,哪怕没有赚到多少钱,哪怕没有升官,不必非要衣锦还乡,时时刻刻心念家人才是最重要的。衣锦还乡,荣归故里,是在外游子梦的,也是一道无形的枷锁,阻碍了回家的脚步,近乡情怯。

固然,当上老板、成为富人、成为名人,是成功的表现形式之一,但是没有成为老板、没有成为富人、没有成为名人,也未必就是不成功的。普普通通、健健康康地生活着,何尝不是一种成功?再说了,即便真失败了,只要自己真诚地付出、真正努力了,也不丢人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;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”混得不怎么样不要紧,钱挣得不多没关系,能否衣锦还乡,父母也不会在乎,父母在乎的是,孩子能否在大年三十回家团圆,吃顿团圆饭。

“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,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,微微笑,小时候的梦我知道,不要哭,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,乡间的歌谣,永远的依靠,回家吧,回到最初的美好……”歌还在唱着,不是衣锦也要还乡,因为那是最初的美好,因为那里有父母的惦念。